

卷首语

本期主题——我们这个时代的行动与思考，最核心的问题无疑是缓解和消除当下的对抗与分裂，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又无疑是建立起全新的中美两国大国关系。本期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李侃如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两种不同全球化的讨论也引起了极大关注：目前世界上主流话语称颂的那个“全球化”，实际上是跨国资本市场对全球的占领，是美国式或“仿美式”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向全球的扩张，这是一种充满了暴力与霸权气息的“全球化”；另一种全球化则是跳出“发展迷思”与“资本逻辑”的、以“人类纪”为背景的生态时代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促使人们从世界与人类的有机整合中寻求社会的和谐发展，在多元文化的共同体内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互补、互利和互信。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承认精神塑造现实世界的力量，为人的文化努力和道德批判留出必要的空间。陈来教授的文章引前贤朱熹所说，既要乘势而行，也要顺理而为，以理导势，引导实践。以理导势就是承认精神塑造现实的力量。瑞典克雷斯·瑞恩教授的长篇论文《作无望之梦：社会和自我欺骗的力量》是一篇带有重要警醒意味的文章。它提醒我们在普世都谈梦想之时，必须警惕作虚幻的“无望之梦”。他认为梦想是非常重要的，真正具有创造力和强大想象力的人经常用他们的梦想影响着我们对现实的判断，他们能够影响千百万人的基本观念，从而能够主导整个社会的大方向。但这种引起激进变革的想象能力同时又可能对人类造成大患：幻想不可及之梦，畅想绝不可能之事并进而付诸行动，很可能引火烧身并殃及池鱼，造成重大的历史错误。法国大革命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博爱”等美好梦想，但其现实实践却是断头台和谋杀！显然，毫无顾忌、自我放纵地做梦不仅会破坏道德意志，还会破坏社会生活，造成极大危害。中国大跃进时期的“超英赶美”、“粮食放卫星”也是一个例证！在谈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行动与思考时，刘志友教授特别以新疆区域文化为例，强调中国文化本身是包容边疆少

数民族文化在内的文化多样性共同体，必须重视过去比较忽略的区域文化研究，尤其是以西部经验为基础的西部文化研究。

沿着当前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空前发展的思路，本期特别推出在跨文化研究方法论方面卓有贡献的“侨易学圆桌笔谈”。前辈学者李石曾早就提出过“侨学”的概念和命题，2014年学界新秀叶隽推出了他的新作《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这里提出的侨易学一方面强调空间维度的整合，一方面关注时间维度的演进，既包括物质位移、精神漫游所造成的个体思想观念的形成与创生，也包括不同的文化及其子系统如何相互作用与精神形变。圆桌笔谈的参加者都对侨易学怀着浓厚的兴趣，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如胡继华先生认为“侨易”概念的提出，乃是对世界体系全球时代的跨文化实践中的难题的回应。他将“侨易”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化涵濡”的观念结合起来，指出“侨易”所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多种文化之间深层的涵化与濡染，从而导致文化精神内在隐性变异的过程。显然，侨易学的提出为跨文化、跨学科研究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提供了方法论的重要突破。

如果说“侨易学”为跨文化、跨学科提出了新的方法论思考，那么，另一组文章——中国文化探源，则是第一次从跨文化的视野探索了人类古文明最早的源起。闻中的《中西冶铸成一味，梵道圆融终入神——全球文明新探源：破解史前世界体系的吠陀基因》介绍了徐达斯的《上帝的基因》，该书依据考古学、古文献学、古文字学、神话学、艺术学的最新成果，会通中印元典之精义，追溯全球人类文明的原质与始基；以期开出宇宙-神-人圆融共在的神圣维度。第一次在学术界提出了“史前全球吠陀文明圈”的假设，认为在史前时代这个开启于印度的古老的吠陀文明构成了各个古老文化的核心理念与内在动力。另一篇《南诏、大理时期的阿叱力教研究——兼论中印文明在云南的角逐》则讨论了中国中古时期，尤其是伊斯兰教创立之前的唐代，在中国西南兴起的南诏国、大理国，如何归属于印度文化圈的问题。

另外，为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而设的中法诗歌研究专栏集中在中、法两国诗歌和诗学的跨文化研究，多是开新之作。《〈金瓶梅词话〉与晚明商业印刷文化》则开辟了《金瓶梅》研究的崭新视野，都很值得一读。